

农家埠口

□ 缪根山



埠口在我国各地的叫法有很多，如：台阶、水桥头、搭头、跳台、抬该、石梯坎、码头、楼梯坡、石驳岸、河埠头、得步子等等，而在南黄海边我的老家，自古以来乡亲们就叫它埠口。如东地势平坦，河道纵横，水资源丰富，是典型的水乡。每当我踏上乡土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在我老家那几间茅草房后边河坎上的埠口，以及老家埠口不断演变的历史。

埠口是家乡人“靠水吃水”的产物，主要分布在农村的河岸池塘，成为民居建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筑在民居房前屋后的埠口，或是自家专用的，或是多家合用的，供乡亲们取水、洗涤、钓鱼以及休闲娱乐，如果筑在外河的埠口有公私兼用的功能，也有建在农田旁，以利于用水和灌溉的埠口。我家的埠口开始就是三家人合用的，后来邻居也先后有了自家的埠口。

埠口的造型样式很多，但都依照地形便利、用途需要、水位高低变化而筑造。过去，埠口的坡阶从河岸一直延伸至水面跳板，坡阶则是人们长期上下坡，日复一日地踩踏形成的泥坡，晴天行走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

遇到雨雪天，坡道湿滑弄不好就会摔跤，特别是从河里担水上岸，一蹶一滑的非常危险。小时候我走过不少的土坡阶，由于调皮走路不象走路的也没少摔跤，经常弄得鼻青眼肿浑身是泥，没摔断骨头是好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妻子就曾在老家埠口滑到了河塘里，吓得生了一场病。

人们在不断总结中使埠口坡阶不断进化，泥坡道变成了巧砖和碎石料砌成的台阶，后来就有整砖、水泥板垒起来的坡阶，再后来就出现了用钢筋水泥整体浇筑的坡阶，更有甚者用木料或条石铺就，简约结实，美观耐用。

早期的埠口一般设有跳板伸向河里作为接脚，跳板是用树木拼制而成，跳板的另一头放在一个由两根木头支起来的人字架上，人字架上有多个横梁，可以随着水面的涨落方便调整跳板的高矮，不至于跳板过高够不着水或跳板过低淹在水里。这种跳板，比较精制的是请木工师傅到家来制作，有的则是农家人自己动手扎起来的简易跳板和支架。现在也有人用钢材制作跳板和支架的，还有人就便取材用一个大泡沫垫在跳板外端的下面，随着水位的起落

自动升降跳板，方便使用。带跳板的埠口造型是南黄海边埠口造型的代表，与我国其他水乡中的埠口有着明显差异，已成为家乡的一种历史文化遗存。现在的埠口伸出水面的地方一般都没有跳板，台阶直接入水，或以小型水泥船接脚，所以在河道里只要看到有船的地方就必有埠口。

埠口是人们生活的依赖，发挥着巨大的历史作用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用水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全靠我父亲一个人从埠口往家挑，一根桑木扁担两头各挂一只木桶，父亲挑着水桶走过埠口，走上跳板，弯下腰后两只手同时在跳板两边把空水桶往水里按，直至水桶装满水了，才使尽全身的劲站起来。这时父亲的脸和脖子都涨得通红，全身颤抖着一步步地走过跳板从埠口的台阶往岸上攀登，嘴里哼着号子，尤如泰山挑夫登山那样艰难。父亲挑着一百几十斤重的水，绕过猪舍旁的泥路来到家里的厨房间，脚刚站稳，又一手拎着一只水桶分别往水缸里倒水。就这样一担一担往返埠口直至把水缸挑满为止。水缸里的水用完了，还是父亲从田里干完农活回来，拖着疲劳的身躯继续挑。1958年我的父母响应国家号召，徒步前往60几里路外的潮桥参加挑挖江淮平原的如泰大运河，一去就是几个月不回来。奶奶带着我和哥哥在家里，生活用水都是年近七十的奶奶用小木桶艰难地从埠口往家拎。

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水荒，我们农村人仍靠埠口提供生活用水保证，但是由于河塘水位经常见底，埠口几乎延伸到河底。1962年老家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，江淮平原一片汪洋大海，所有民房都泡在几十公分深的水里，各家各户门都用泥袋档住水，邻居之间串门只能划船往返。记得当时党员陈学贤在田里撑着心爱的小木船，尤如在河里行船一样来到我家与父亲商量救灾的事（当时我父亲是大队干部），船就停在我家大门口。这时的埠口已经失去作用，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，用水只能从有深水井的农户家往回挑。

挺过这一难关之后，深井在农家开始普及，我家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筑了一口深井，我还亲在水泥浇筑的井围栏上刻上了“饮水思源”几个大红美术字，落款时间是1966年。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了，并有商户在埠口安装了码头吊，但是农家每户仍然保留着埠口，继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埠口在不同历史时期上演着温馨动人难以忘怀的故事，记载着家乡人的深切感情。邻居们在埠口互赠食品、农产品，大人们在埠口叙说家长里短、谈笑风生，儿童朋友们在埠口欣赏四季美景、游泳逗乐，家长们在埠口筹划农副产品生产与交易等。我小时候也曾在雨天带着鱼网或竹篮，到田间埠口去捉鱼捞鱼，常常都是满载而归，欢乐无比。在我童年时，我父亲要把家里自产的胡萝卜运到外地去换钱补家用，我和父亲通过埠口，把萝卜一袋一袋地抬上船，再起早运去卖。文革时期，我父亲为了保证8口之家的生计，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份代销点的运货差事，其货物除肩挑、木轮大车推运之外，都是通过埠口挑上搬下用船运，在我的记忆中埠口始终与勤劳和生计有关。

我眷恋世代传承的埠口，我忘不了邻里之间在埠口相互帮助的淳朴乡情，我留恋乡亲们从埠口发出的憨直淳朴笑声，我想念埠口跳板上左右邻舍分享美食给孩子们的人间大爱，我怀念在埠口的河塘里一群一群鱼儿你追我赶转圈游弋的自由自在，然而又突然一跃抢夺人们洗刷锅碗瓢盆剩饭米粒的欢乐，我享受在埠口看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、“野旷天低树”的人间仙境，我向往埠口带给人们的环保生活，在这里能喝到纯净甘甜的回塘水，能呼吸到清新宜人的草木空气，能体会到在河塘游泳、捕鱼的欢欣快乐，能体验到在“步口”洗菜、洗衣、刷碗的便当，能享受到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美好生活。



第一老旦周宝奎

□ 越明



很多戏迷认识周宝奎是从《红楼梦》中的老祖宗开始的。“可怜你年幼失亲娘，孤苦伶仃实勘伤，又无兄弟共姐妹，似一支寒梅独自放，今日里接来娇花依松栽，从今后在白头外婆怀里藏。”将一个慈爱的老外婆唱得令人心碎。

周宝奎原名周彩娥，1920年出生于浙江嵊县，因为家里贫苦，11岁时家中送她到“高升舞台”学戏。那时候的小孩子谁也没有想过将来自己能成“腕儿”，然而，就在这个戏班里，涌现出了筱丹桂、周宝奎这样的名角儿。在高升舞台，周宝奎与姐妹们已会演《百花台》、《仁义缘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沉香扇》等戏，周宝奎多种角色都演，老生、老旦、小丑……当然演得最多、演得最好的还是老旦角色。师父给她改了名字，因为京剧界有个李多奎，老旦是绝对大牌，所以给她取名周宝奎，希望她今后在越剧界有所建树。没想到，师父们这一改，成就了越剧界的老旦王，彩娥也没有辜负周宝奎这个名字。

1935年，刚一满师，周宝奎就收到了姚水娟的龙凤舞台的邀请，开始了正式演出的日子。1938年夏，周宝奎随“第一舞台”来到上海太原原剧场、长乐剧场等处演出。由于“第一舞台”有施银花、屠杏花、筱丹桂等名角荟萃，行当齐全，演出的《方玉娘哭塔》、《玉连环》、《玉蜻蜓》等戏深受观众欢迎，因而包括周宝奎在内的拜拜“十姐妹”都在上海成名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徐玉兰应邀担任剧团头肩小生，周宝奎开始以“名老旦”身份与之合作了《团圆红》、《秦香莲》、《是我错》等剧目，买座鼎盛。电台天天实况转播她们的演出，周宝奎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“老旦粉丝”。1947年周宝奎随徐玉兰加入了“玉兰剧团”，在《香笺泪》、《国破山河在》等新剧中进一步提高唱腔和表演艺术，“老旦王”称号随之而来。

1952年8月，周宝奎随整个玉兰剧团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越剧团的行列。1953年春节之后，剧团进入朝鲜战争前线慰问演出。有一次在一个临时搭起来的简易礼堂里演《西厢记》，屋内弦歌声声，屋外炮声隆隆。周宝奎在演崔老夫人“拷红”一场戏时，突然屋外传来一声爆炸响，顿时地动屋摇，将演出道具都差点震碎。但周宝奎等临危不惧，坚持演戏，直到接到命令才撤离现场。就在大家离开不久，敌机狂轰乱炸，将简易礼堂夷为平地。

1958年，上海越剧院排演的大戏《红楼梦》，老祖宗这个角色落在了周宝奎身上。她跑遍上海各大剧院去观摩其他剧种的老旦，都找不到可以借鉴的蓝本，越剧本身更是没有这样高贵、端庄的老旦形象可以借鉴，怎么办呢？偶然的机会，陈毅外长接见了越剧院的演员，周宝奎在座。她认真观察

陈外长的一举一动，接见当中陈外长的谈笑风生，又不失大家风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回来之后，她开始对老祖宗进行了形体设计，台步，一颦一笑，都要显出教养和风度，绝对区别于越剧常有的那种村妇老太太形象。于是，《红楼梦》一经上演，观众不仅记住了宝玉、黛玉，更记住了老祖宗！一时间，越剧粉丝们都称周宝奎为老祖……1962年，越剧《红楼梦》被拍摄成电影，一时间万人空巷争看红楼梦的景象，无疑这部影片堪称当时的票王！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这部影片已经成了越剧界一部无法超越的经典，也是几代越剧人最珍贵的记忆。那雍容大气的老祖宗，也成就了周宝奎越剧老旦王的美誉。

观众真正认识周宝奎还要说到《碧玉簪》的阿林娘“送凤冠”。她诙谐幽默地将一个仁慈宽容、爱媳如女的婆婆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叫声媳妇我的肉，心肝肉啊呀宝贝肉，阿林是我格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依是我手背肉！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舍不得两块肉！媳妇啊，你心宽气和和，贤德媳妇来听婆婆，阿林从前待亏你，难为伊今朝赔罪是来认错。你看伊，跪到西来跪到东，膝跟头跪得是红火火！媳妇你三番不理伊，伊是状元不娶去和尚做。格种就叫现世报啊，你贤良媳妇就有好结果。听从婆婆接凤冠，宿命人由你做！媳妇依是贤良方正第一个，福也大来量也大，千错万错是阿林错。我婆婆待你总不错，媳妇若不肯夫妻和，我养什么儿子还什么婆，媳妇啊，你卖个人情给婆婆，夫妻重欢琴瑟和。

据说，1956年排练《碧玉簪》时，分配周宝奎扮演戏中的玉林娘，这个角色以前是丑角或彩旦演员扮演的。周宝奎是老旦演员，表演风格反差很大。周宝奎担心自己演不好，急得都要哭出来了。她反复研究了剧本，觉得陆氏虽是名门望族，但具有众多好婆婆的特性，正直善良，性格开朗，心直口快，幽默风趣，但又不能给人以滑稽之感。因此她仍采用老旦的表演手法，在真实自然中略带一些诙谐。《碧玉簪》公演后，观众一下子就看上了这段唱腔，家喻户晓，很快就传唱开了。周宝奎初演《碧玉簪》中的王玉林娘时才42岁。她塑造的婆婆形象，引起了观众的共鸣，陆氏在许多地方竟成为好婆婆的代名词。有的婆婆对媳妇好，街坊邻里就称呼她是阿林娘。有的观众也戏称周宝奎为阿林娘，而不叫她本名了。

近80年越剧生涯里，周宝奎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老旦形象，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母、《祥林嫂》中的祥林娘、《追鱼》的金夫人，均获得极佳的褒誉。她的唱腔质朴真切，声腔稳健宏亮，节奏鲜明，善用颤音，吐字遒劲，韵味十足，并且善于根据不同的人物设计唱腔，塑造多种人物而不雷同。从平民百姓出身的陆氏，到豪门贵族的贾母，从《珍珠塔》中势利的方朵花，到《孟丽君》中高贵至尊的国丈，她都演得神态各异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“越剧老旦王”，名至实归。

十里春风蚕豆香

□ 孙同林

立夏时节，蚕豆飘香。蚕豆是江淮平原上的传统美食。王昶的《农书》说：“其蚕时始熟故名”，意思是说蚕豆是因为养蚕的时候所吃的豆，所以叫蚕豆。据《太平御览》记载，蚕豆系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，当初称胡豆、罗汉豆、佛豆等等。“青蔓牵衣细草长，高低山路敛烟光。邻居田埂相逢语，十里春风蚕豆香。”古诗说春风蚕豆香，现实中，到初夏才能品尝到新蚕豆香味。

蚕豆在我们生活中属于一个拾遗补缺的角色。记得儿时，母亲每年秋天都会在田边、地角、田埂等零地上种上蚕豆。蚕豆也不计较，只要给它一片土地，它就会努力成就自己。蚕豆的生长期历经秋霜寒雪，但它不管不顾，在冰天雪地中悄悄积蓄力量，当春风唤醒大地的时候，便开始舒枝展叶，渐渐长成郁郁葱葱的模样，清明前后，蚕豆的枝叶间花朵萌动，孕育起豆荚的梦想。

开花期的蚕豆地景色很美，远远望去，一串串蚕豆花就像一只只蝴蝶在枝叶间翩翩起舞，无论是白色的抑或是粉紫色的花瓣，都张着一双黑亮的“眼睛”，有风天气，空气中便流动着蚕豆花清新淡雅的香味。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写过一首《蚕豆花香图》：“蚕豆花开映女桑，方茎绿叶吐芬芳。

田间野粉无人爱，不逐东风杂众香。”诗词描绘了蚕豆花盛开时的一派美景，同时写出蚕豆花不随波逐流、不媚俗的个性。小时候，我时常跟伙伴们一起钻在开花期的蚕豆枝叶间寻找“蚕豆耳朵”（一种形似小喇叭状的嫩绿叶片子），它藏在蚕豆叶片中很难被发现，但为了做一个耳聪目明者，我们仍是乐此不疲地去找，去采摘。

当蚕豆花谢的时候，蚕豆荚就已经长成了。立夏后几天，母亲从地里将饱满的蚕豆荚摘回来，剥开，两三颗小巧玲珑、青碧如玉的蚕豆，就像躺在襁褓中的婴儿，一副极安详的样子，仿佛还在沉睡中。采摘一小篮子豆荚，剥去豆荚壳，就有了一盘翠嫩的蚕豆。母亲用蒜苗和蚕豆一起清炒，便是一道难得的天然美味佳肴。儿时的我常常等不及端到桌上，便在灶台上抓起刚出锅的蚕豆，忙不迭地填进嘴里，轻轻一抿，清香微甜的豆仁便从嫩壳中挤了出来，绵软成泥，嫩、糯、香、鲜，口中满满的初夏味道。蚕豆有药食同源一说，蚕豆的营养丰富，蛋白质含量高，且不含胆固醇，具有预防心血管等疾病的功能。

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：“新蚕豆之嫩者，以腌芥菜炒之，甚妙。随采随

食方佳。”新鲜的青蚕豆是那么味美，但世间的美好大多很短暂，嫩蚕豆也不例外，只吃几天，青蚕豆就老了。当青蚕豆起了“黑线”的时候，清炒时就需要多加些水，而且要在锅里多焖一点时间。或者，干脆把蚕豆皮去掉，青蚕豆瓣与雪菜搭配清炒，是一道不错的素食。当然，也可以烧豆瓣鸡蛋汤，其味亦佳。

收上来的老蚕豆，母亲会细心保存起来。夏天的夜晚，躺在院子里担起的门板上乘凉，眼望星空，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喷香扑鼻的炒蚕豆，耳边是阵阵蛙鸣，就在祖父摇着的扇子和



抓实生态环境治理 切实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

如东县融媒体中心 宣